

第一部8K全景声电影、第一部8K长篇电视剧、第一家8K影厅都在上海，从内容到终端已打通产业全链路

8K超高清视频产业，上海在这条新赛道上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王彦

8K超高清视频产业——在这条对接未来的前沿赛道上，上海跑出了全球第一。

随着8K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在上海的8K影厅完成了三个多月的线下试映，上海在8K超高清视频产业上已打通了从创制到放映的产业全链路。走通这条产业链路，既有内容端的数个“全球第一”——全球第一部8K拍摄、制作、输出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全球第一部8K全景声电影《捉放曹》、全球第一部8K全流程长篇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也有终端放映的“全球第一”——去年9月揭幕的上海市8K全景声视听展示基地是全球第一个能够放映8K长片的示范电影厅，目前已有三部8K长片、三部8K长纪录片待映。

8K技术带来的视觉享受是显见的，至精至细的画面清晰度，是时下主流1080P分辨率的16倍。上海成为8K技术投入影视创制的第一个“吃螃蟹者”，用SMG旗下上海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SMG魔D电影工作室总监徐玮的话来说，“依托的是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背景，对接的是未来需求”，技术、设备、人才的聚集效应，加之领先布局的意识，上海得以在这条赛道上跑出全球

领先身位。

科技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作为终端的8K影厅便是科技与文化的携手。位于上海自然博物馆内的上海市8K全景声视听展示基地，依托于SMG承担的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重大项目“8K/4K超高清视频制作与分发应用创新平台建设”，由SMG联合上海科技馆历时半年共建。据介绍，除拥有约654英寸的银幕外，影厅配置了8K分辨率投影机，并支持7.1.4格式三维全景声音频回放。这也让影厅成为全球首座文化与科技融合的8K示范电影厅、上海的崭新文化地标，能满足文化大数据新基建要求、融合文化与科技的8K示范点。

在创作上，上海更是早早布局。2018年初，由《捉放曹》导演滕俊杰领衔，SMG的技术团队在调研了世界电影超高清行业的发展现状后，决心超前一步作为。团队的预判是，中国正开始以领先世界的5G技术独立组网，当它与超高采样率计算机等结合，将使国家新兴战略之一的8K科技如虎添翼。这不仅将带来一场改变社会、产生巨大产业价值的新的革命，也是世界发达国家接下来必争的又一战略高地。当年，上海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国家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原创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片长超110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部8K长片电影。此后，《捉放曹》《郎郎记》《贺绿汀》等均以8K全

流程成片。

事实证明，未来已来。北京冬奥会将开创性地实行8K实时转播，该计划因为疫情被东京奥运会搁置。而整个行业风信刚至，上海已率先进入了“8K时间”。提前布局，令上海在这条新赛道上拥有持续创制的内容储备——SMG携手上海沪剧院、上海昆剧团先后合拍了8K纪录片《敦煌——遥远的清晰》与《古老·年轻：一部8K昆剧电影的诞生》，SMG与上海科技馆合作的《生态内蒙古》（暂定）也正在拍摄中，计划于年内在上海的8K影厅放映；由京剧名家张火丁主演的8K电影《锁麟囊》将于今天开机，不断丰富8K内容素材库。

更重要的是，上海还有望以8K全流程制作的第一手数据参与到国家标准的制订中。比如，“8K超高清视频+国家自主研发AVS3编解码+国产三维全景声+5G远距离传输”的播放参数；比如，以突破8K超高效音视频压缩编码及5G传输等技术，参与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视频压缩标准AVS3.0及全景声音频标准制定与开发；比如，推动8K超高清系统在工业、教育、医疗、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开拓“8K+5G”的超高清应用市场新方向。相关人士表示，上海提前铺设好的新赛道，将有助于摆脱我国在超高清内容以及制播系统对于国外产品依赖及专利许可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



去年9月，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公开放映的8K长片电影《捉放曹》在位于上海的全球第一座8K电影厅首映。该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上海出品、摄制，是当下全球清晰度最高的电影。

《对手》：传统谍战类型与生活流的拼图叠加

■本报记者 王彦

《对手》在爱奇艺收官后，主演郭京飞发了条微博，“李唐的选择，早在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结局”。显见的意味，是一名演员对角色的理解。隐藏的秘密，暗合早在剧集开播时演员于戏外埋下的线索：他每一条剧宣微博的后缀符号连起来便是摩斯密码译文“小满不是毫无关系”，颇见心思。

谍战剧创新至此，无人不赞叹一句“会玩”。当然，这只是大结局时恰如其分的锦上添花。《对手》真正的好，在于剧本让观众看到了传统谍战类型与生活流的拼图叠加后生成了更丰富的文本，暗流汹涌就藏于升斗小民的一地鸡毛事；也在于演员精准拿捏了大是大非大事件的基底上小人物的烟火气、平凡人的平常心，虚无缥缈的执念与关乎柴米油盐的欲望之间，诚实地面对终究是桩内心煎熬的事。

正因为有了王小枪的好剧本，导演卢伦常与郭京飞、谭卓、颜丙燕、宁理等一众演员合力促成的好表演，《对手》作为一部当代谍战亦即国安剧的所有警示与震慑，才更有力。

在生活流中提升“反间”意识，“他们”可能就在身边

一个从职场到家庭全线不如意的中年男人，可窝窝囊囊不过是他的伪装，所有的秘密都不能宣之于口。每过一天，煎熬多加一分，内心的拉扯是他所有痛苦的根源——他是间谍。郭京飞这样定义他饰演的李唐：“一个本可以很有质量、很有作为的人，可惜，他的选择错误，罪有应得。”

王小枪的剧作从一开始就颠覆了观众对传统谍战剧的期待。这种颠覆不仅是从谍战到1949年后“反特剧”、再到1983年国家国安部成立后开始发轫的“国安剧”的题材变迁，而是叙事视角的突破：《对手》大胆地将反派角色作为核心主人公展开叙事。

18年前，来自对岸代号依次为“桃园”“花莲”“新竹”的李唐、丁美兮、林或来到中国大陆的厦州执行任务。阴差阳错，李唐和丁美兮在厦州一待就是18年。大隐隐于市，他们以夫妻身份打掩护，男的开出租、女的教书，在一边执行任务一边“讨薪”的日复一日里，女儿李小满已上高中。这时时刻惦记着“拿到退休金早日回家”的间谍夫妇，他们的生活与命运就是《对手》的主线之一。

视角的转变为剧集带来的不止于观感的更新，王小枪的剧本开宗明义地提示观众：间谍无所不在，市井生活是他们的保护色，伪装过的“他们”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就像李唐和丁美兮，没“007”的特工高级感和拉风炫酷的动作戏，反而“庸常”得很。开出租车的丈夫一身疲态也一身职业病，日常苦恼于乱停车会被罚款，更舍不得种牙的



两万元巨款。当语文老师的妻子为了赚点外快偷偷开过补习班、被举报后扣了奖金，也买过P2P、后爆雷，女儿书包里的一支烟更让她哀嚎“这孩子完了”。他们为生活精打细算、为叛逆的孩子动辄“世纪大战”的样子，与荧屏前许多遭遇着中年危机的人颇有共通之处。

“窘迫反间谍夫妇”的故事源自编剧对生活的体察。写完谍战剧《面具》后，王小枪开始写一部“发生在当下、间谍就在我我身边”的故事。生活流的戏份夯实了“间谍会伪装成普通人”“间谍就在身边”的真实逻辑，剧本便能不动声色地借两个成为“穷”犯愁的间谍，输出剧作在社会层面的价值。郭京飞说：“李唐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人生结局悲惨，这对于‘李唐的后来人’，是有某种警示意义的。”

在棋逢对手的“信念战”中，魔高一尺终不敌道高一丈

王小枪这样定义他心目中“优质谍战剧”的关键所在，“生动的有魅力的人物”，倘若一部作品里有五个以上光彩夺

《对手》真正的好，在于剧本让观众看到了传统谍战类型与生活流的拼图叠加后生成了更丰富的文本，暗流汹涌就藏于升斗小民的一地鸡毛事；也在于演员精准拿捏了大是大非大事件的基底上小人物的烟火气、平凡人的平常心，虚无缥缈的执念与关乎柴米油盐的欲望之间，诚实地面对终究是桩内心煎熬的事



目的人物，故事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对手》中，李唐、丁美兮他们是蝴蝶的一片翅膀，段迎九、黄海、丁晓禾、朱慧这群优秀的国安干警，便是另一片。两片翅膀扇动，海峡的风浪呼啸而来。

故事处处处理了“对手”的架构。国安干警与间谍是“猫抓老鼠”的对手，当年潜伏进厦州的间谍人数为三人，段迎九招聘的国安新人恰好也是三名。李唐、丁美兮与他们的“上级”林或、其他同伙之间，过往的经历、感情、如今的处境、家境等，不同的分割线亦能裁制不同的阵营。

“技术流”的交锋则是谍战类型的应有元素，棋逢对手的较量俯拾皆是。有段迎九以过人眼力认出耳后的痞子，就有林或自戕式地摧毁自己这一身体细节特征；前有国安设局引“鲇鱼”入局，后有林或仅凭菜刀落地后的零异动解局逃脱；李唐与丁美兮为掩饰身份、也为套取新的情报选择离婚，所谓“演戏演全套”，国安内部安排黄海“误入歧途”堕入赌球深渊，也是“做戏要做足”。

不过，最具戏剧张力的“对手”概念在乎“信念”。在经典谍战剧《风筝》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郑耀先是天上的“风筝”，韩冰是黑暗里的“影子”，他们同样果敢又沉稳，同样对自己所信忠贞不渝，“错位”的命运让他们无意间照见了彼此

动荡的一生，最终一个向光明敬礼，一个黯然自尽。“影子”的悲剧不是她不够坚定，而是历史和人民早已选择了光明的信仰。《风筝》剧中角色的宿命，早就揭开谍战类型的终极底牌：信念之争、正义之根。

带着这样的类型指征再看《对手》，李唐和丁美兮早没什么信念可言了，不过是上了贼船，不得不一条道走到黑，为了攒够“退休”的老本，一次次被“上线”从寻常日子里唤醒。18年的等待里渐渐磨去了耐性，生而为人的普通感情占了上风，他们对安稳日子的向往，对那份很可能只是空头支票的高额退休金的渴望，远高于当间谍“成大事”的成就感。林或算是狡诈到底也顽抗到底的，可他与他同伙各打小九九、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相互构陷相互戕害，失了“正义的道”的执念，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难怪当丁美兮崩溃地对李唐说“我们去自首吧”之时，观众能由衷地感到，在一个天网恢恢、社会有序的环境下，随时可能被他们的“组织”当成弃子的间谍，生活是怎样的步步惊心。大结局，押上了同伙的生命、孩子的身体，林或在自认为金蝉脱壳的那一刻落网。在棋逢对手的“信念战”中，魔高一尺终究敌不过道高一丈。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我国最早古琴谱《碣石调·幽兰》中的古琴乐曲、白居易《琵琶行》中所描绘的唐代琵琶、《乐府杂录》中所记载的“康昆仑琵琶”……这些曾经被遗落在历史长河里的中国早期音乐元素将于今晚在上音歌剧院举行的音乐会《丝路之乐·唐韵回响》中被一一呈现，观众将跟随原汁原味的唐乐歌舞回望千年乐风采。

唐代是我国固有音乐与外来音乐相交融的多元纷呈时期。据悉，音乐会不仅将展示古琴乐曲，唐代风靡一时的胡乐器琵琶也将隆重登场。音乐会中将出现多个器乐小合奏形式，通过不同的乐曲展示胡乐与俗乐融合的历史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仅见证了器乐的繁荣，大量唐诗所带来的男女声独唱、乐舞，同样也是人们流连忘返的一景，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将亮相音乐会。

为了让观众沉浸式地感受盛唐的乐舞之美，创作团队把传统舞美手段与多媒体影像进行结合，呈现乐曲在古代演出的实景。舞台被打造成一卷古代画轴，设计依托《莫高窟第220窟乐舞图》等壁画为历史参照，还原画中的地毯与其他陈设，将伴奏乐队与舞者进行划区，打造如唐代一般对称性的舞台功能分区。

中国早期音乐究竟是什么形态、怎样的声音一直是国内外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唐代风姿多彩的音乐舞蹈现象随着丝绸之路佛教洞窟的开放已经为众人所熟悉。历史上的楚辞、诗经、骈文、唐诗、宋词等辉煌的文学体裁都是可以演唱的歌词。然而，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更迭，乐器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迁，古代乐谱也在国内消失殆尽，这使我国古代音乐出现了“哑巴”音乐史的尴尬局面。进入20世纪之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份琵琶谱为唐代音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由于乐谱大部分流失于日本，唐代音乐的古谱研究最早在日本开始，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上海音乐学院是该领域最为集中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研究中心。叶栋、陈应时、何昌林、赵晓生、应有勤、赵维平等学者都在这一领域作出艰辛的努力，并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其属下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收集了我国流失于海外的上百种原始乐谱，积累了近两万页的高清电子文献与古乐谱，同时对每份古谱作出了详细的题解。多年来，研究中心按日本正仓院所藏我国八世纪的古乐器的尺寸、材质，复制完成了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阮咸、横笛、篳篥、羯鼓、排箫、17簧笙、篴篥、尺八、13弦箏以及诸多打击乐器，将在丝绸之路及唐代出现的乐器种类基本集齐，为呈现唐代音乐打下坚实基础。

音乐会《丝路之乐·唐韵回响》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音音乐学系、数字媒体学院、民乐系、现代打击乐系和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联合举办。



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属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按日本正仓院所藏我国八世纪的古乐器的尺寸、材质，复制完成了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阮咸、横笛、篳篥、羯鼓、排箫、17簧笙、篴篥、尺八、13弦箏以及诸多打击乐器，将在丝绸之路及唐代出现的乐器种类基本集齐。图为正仓院藏唐传琵琶。

音乐会《丝路之乐·唐韵回响》今晚将在上音歌剧院举行

回眸千年，唐乐歌舞和丝路乐器藏着大美